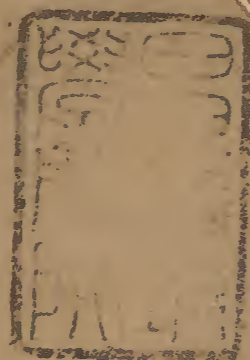


# 宋文鑑

書 百十七之九



漢書門類	
三	三
一	八
二	三
七	二
四	架
八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函	八
一	三
五	二
架	冊
冊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 (38)
函號	362 43

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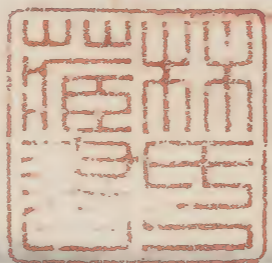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書

與容季書

上歐陽內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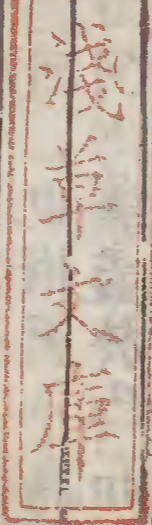
上富相公書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與王介甫書

與門下韓侍郎書

與容季書



王回

蘇洵

蘇洵

陳襄

劉放

范百祿

王回

朝作答書并五積散附沈公一人去比午方得所問然得此書方知手力已到來諸公既事甚詳冒熱出入誠不易然家居者亦豈能常占安樂耶此古人所以欲息其倦而竟無可息之地也廷參人微欲行其私諱於長吏誠

多觸忌齟齬處所疑者數端皆有之矣然已所據者禮律大意天下以為俗而有司以為法矣使長吏賢邪安肯以怒人使其不賢耶亦文能以外法繩命官以罪也且不賢者苟挾其勢求肆於下不止則將道有司故入其辜以死當是時為有司者徒長其怒而從之耶亦守其所司而與之爭耶與之爭則彼畜其怒或以他法如之何不與之爭則欲情用一反已為故入人死罪又如之何試以輕重權之蓋就他法之中聊無憾爾人生乘物而遊於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莫不有命如感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必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於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於人謀為可慮也惟君子為義而聽命故禍福之來無可憾者何則義盡於已而

命定於天也汝之深敏讀此可以推見其餘矣更借一事為汝證之昔春秋之世鄭最小國攝之晉楚之疆交責玄陵君呂遜媚猶不能自免及子產為相修其國政馳辭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晉楚初忿銳氣以臨之而其辭直禮明卒莫能屈也循義聽命其子產之謂乎其天下禮律專於朝廷長吏臨其寮屬雖或不悅敢遽肆其無道如春秋之晉楚哉晉楚不能屈小國之子產憚其辭直爾人子於禮律之內申其私諱非辭直歟而顧憚長吏之能屈

上歐陽內翰書

蘇

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數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

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  
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為兵革之地  
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  
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  
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  
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  
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  
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  
不復足以為榮也既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  
其如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  
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  
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  
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曾官若與曩者異而余

蓋將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則取之而被  
則不能得猶曰雖不能得而累舉多者必取無弃則是  
以官徇人也且累舉之士類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  
疲勸而後得之數日而計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則其  
為政無所賴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壯者以  
取其老者取其壯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於  
其老也如於其老而已則曷為以累牛羊哉苟誠以為  
有遺才焉則今所謂遺逸之書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  
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為後者世世祿仕於朝襲簪紱  
而守祭祀可以無憾矣然而為是法也則必始於二府  
法行於賤而屈於貴天下將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  
行不可得也蓋矯失以救患者必有所過而後濟臣非  
不知二府之不可以盡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損其職

掌而多其出職之歲月其說曰百司臣不得而盡詳也  
請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為多而不可  
損何也國計重而簿書衆也臣以為不然主大計者必  
執簡以御繁以簡自處而以繁寄人以簡自處則心不  
可亂心不可亂則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敏寄人  
則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則毫末不移而情偽必見今則  
不然舉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會於三司故三司者  
案牘之委也案牘既積則吏不得不多案牘積而吏多  
則欺之者衆雖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天下之財下自  
郡縣而至於轉運轉相鈎較足以為不失矣然世常以  
轉運使為不可獨信故必至於三司一而後已夫苟轉運  
使之不可獨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則三司未有責成  
於吏者豈三司之吏則重於轉運使歟故臣以為天下

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  
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  
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唯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  
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昔十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  
之心又透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  
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  
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  
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  
為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  
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  
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  
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  
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

而駭然以驚及其父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  
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以曾  
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  
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  
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  
人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  
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富相公書

蘇

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  
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  
時天下咸嘉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默默在此  
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  
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

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  
朝夕而待之跋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  
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  
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  
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  
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  
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  
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  
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  
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  
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  
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  
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

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  
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  
而召公感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  
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  
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  
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  
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  
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  
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  
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  
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  
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  
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

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  
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  
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  
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  
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  
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而致  
之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  
者也曩者 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  
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  
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  
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致其身而止此  
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  
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

之無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陳

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首訪士民德行襄謂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求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闊之盛美小子不任驩抃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遠速獨眎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負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遇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爲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以仕胡瑗者博學通經以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與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

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穎州司法參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曆初下第閉門潛心迨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爲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爲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



節行著聞凡為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穎者  
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  
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為義少有聲律之學既  
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粹烈穆襄之友  
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  
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  
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穎孜襄所  
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  
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林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  
才以四海之廣環而求之尚恐未足充執事之所欲况  
止于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敢廣引天下凡  
所知者以為告也其次雖有樸茂礫礪之材行誼未著  
不敢以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

趣尚不一 抵犯者多一謂之寬一謂之猛同一物耳而  
汝所學之則司刑之官何術以處此中邪而必曰姑捨  
嚴亦性八刀耳伯祿又烏能自遷其性分而隨上官之指  
趣乎是以以上煩明公每於眾人賓安之前督過諄諄以  
為大非工即終不能奉教一二以自媿自詔也往者阿丁  
之闢殺劉聖之故殺溫公力不肯貸辭氣毅然有司不  
敢抗衆人不復議伯祿再白而不從則再以書復之終  
見是而代其焉是以自朝廷至衆庶去聞有曰范伯祿頗  
守官心然皆欣欣焉多溫公之能用人且聽善也二殺  
皆貸而一下以為是伯祿豈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  
阿党為一阿丁告言謀狀已明事不難免為可殺而罪大  
理用法刑部引例編管廣南之為一輕也任聰御札到

後行劫賊滿而不當謂之刑名疑也此二事者伯  
實嘗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則惜聰也與党之死欲辨而  
之則未免違公之論逆公之意雖不然古人執法有三  
斷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頑而不屈者有主威者非但  
於守法而已實士君子事上之道也然明公亦思得  
人與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無如是人矣得聞其語  
也見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世德仁義之富輔佐  
人主以天下生民為己任欲為朝廷振紀綱致太平必  
不欲來者依違從諛隨聲雷同苟利一身不忌殺人  
蹈昔之用事者為後世笑侮之轍也是用布其區區  
詳其所以然之說阿党心規阿丁之銀鈿也因斧之  
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殺我人執此九曰我實謀其  
於是謀狀為明今疾其凶暴規其隱川死有餘

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遠  
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鎛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  
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  
公聖人為證上一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  
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嗃矢拊撻接楫也商鞅為秦變法  
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殺為法逆於人心未有  
保終吉者也且朝廷取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  
其盈溢能以代負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  
為民矣外之則向武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宮  
室鄙語曰富不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舉  
事其敝至此可而念哉可無念哉

與門下諸侍郎書

范

百祿

聖人之用天下曰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

惠不迪而至於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為  
不可以已之助則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不亦或可以  
置此心而勿論也此來朝廷故事大論議一切出於忠  
厚薄厭刀筆而以書生儒吏處之此宜下民無知陰有  
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祿無狀攝職以來夙夜孜孜竭  
其愚忠情法巨細凡可生可殺之際與僚官平訂大理  
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纖悉曲折敢不盡心焉  
爾哉然文書程涉三府職競覆覈交致其詳毫釐之間  
靡不力詰而深研之嗚呼雖堯舜欽恤文武慎罰之意  
宜無以加毫髮於此矣漢詔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  
故使中外疑獄獻之廷尉廷尉以當附律令聞上也民  
散矣矣抵犯者多旬時斷獄無慮數十百千其間豈能  
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

其彼執之時便通謀情謀在其心終緣自吐考之於律  
得獄所因處徒三年未為失斷凡言殺人者死蓋以已  
殺為文傷人及盜則抵辜也今被殺之人幸而不死行  
凶之婦偶亦自通本謀所以本部學情取舊比之重者  
擬送廣南編管決杖遠竄粗可懲致合於堯舜流宥之  
法殆無足疑將何以加重於斯邪任聰去年四月一日  
受黃一結約欲行疆盜至三日昏時而劫竊新等家賊  
滿按御札三日巳時到縣雖是夕行劫在約束之後而  
其結謀實在旦日約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將為約束指  
赦作過之人而聰之謀時適非指赦謹按嘉祐五年南  
郊赦才應赦前御札到後疆盜至死並決訖刺配廣南  
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則配海島雖加重於  
前而未盡變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韓富

二公劫事也今朝廷論議決事比万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尋二公所為本部擬貸任職自謂略法二公遺意豈當時之論亦欲惠暴寬賊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飢多辟而入於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諸已而後以罪諸民賦斂重也徭役繁也誅求多也權利廣也欲其無寒飢不可得也且飢矣欲其亡罪矣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動心而求寬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殺是務則秦之刑亦不嚴烏能弭勝竇之盜哉今不諱之朝樂聞鯁言願以道其惡而宣之使下情無壅亦足以知今為有道之世也孔子謂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故釋之當高廟玉環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諫曰假人治盜長陵一抔土陛下將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皇而不推原犯人之情

不測淺深之量不論輕重之序而一出於法則刀筆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於士大夫以儒術緣飾為哉今天子諒陰未言太皇太后總聽萬事慈明仁恕聽言盡下自二帝三王以來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時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見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韋苟安恬養自殖不負明主無益生民乎伯祿章既上竊意萬一薄采以採來事不謂明公力排而深紕之又從而崇峭整立峻法也豈伯祿之言以人廢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時周公養成王之時也在易山下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則顯所以養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養者正也養得其正則聖人之功也周公養成王是也方其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傳道德仁義日陳於前詩書禮樂日盈於耳及其至

也若出天性舉而措之橫乎四海是將萬化獨運萬事  
一斷豈不綽綽然有餘於懸覽之間哉蓋不必屢上凶  
惡鋪陳情狀設有特旨而教之斷獄也比又非周公之  
所以為功也伯祿之於門下也公則有潦吏之聽私則  
有父執之奉知獎待遇非他人比苟為熟視不敢盡言  
則豈明公與伯祿之志哉伏惟舍其戇狂而薄采其衷  
幸甚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七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書

上梅直講書

蘇

軾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

軾

上文侍中論榷鹽書

蘇

軾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

軾

與章子厚書

蘇

軾

與李方叔書

蘇

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軾

上梅直講書

蘇

軾

軾每讀詩至鷓鴣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  
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  
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邪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天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天子泊然而笑曰回  
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目足以  
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知夫子之貧賤夫  
以吾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  
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  
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如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  
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  
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以謂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  
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  
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二十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  
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一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  
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

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  
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  
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  
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  
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  
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  
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  
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且願有獻焉蓋士  
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  
下而有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  
歪體下無彊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  
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翻  
躁不取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

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踴廉取凡潛德獨行  
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  
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  
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  
致之可也 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  
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  
焉 臣觀 陛下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  
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  
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  
民之支體使不為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  
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五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  
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為器哉肉刑之不  
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天大辟之科至死而

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 不散其權固在此兩  
郡也 賦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 者莫若衙前之役自  
其家之甕盎金甌以上計之長役又十千鄉戶及二十  
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為鹿米錢十千可辦而其  
實者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  
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最下至  
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科者  
鮮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為王民自甕盎金甌以上  
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  
不能滿民之窮困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歲以二千  
四百分為計所謂優輕而可以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  
而捕獲彊惡者願入焉適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  
百分者衙前之所獨入而六百分者不能純被於衙前

也民之窮困又可知也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所為區區議以官權與民也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若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夫錢之以貫計者軾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於酒課而償之於稅緡是二萬者未得為全失也就使為全失二萬均多補少要以共足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軾以為陛下新御宇內方求所以為千萬年之計者必不肯以一轉運使之所能辦而易賢將帥之所畏况於相公才略冠世不啻牛於俗人之論乃者變易茶法至今以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顧行之益堅今此事至小一言可決去歲敕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

生意嚮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許幸而許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為可或以為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暮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孰乃於此時議以官權與民其為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為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閑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側而大服也朝廷自數十年以來取之無術用之無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貧一旦有大故則政出一切不復有所擇此從來不革之過今日之所宜深懲而永慮也山陵之功不過歲終一切之政當詔而罷明年之春則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歲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



惟相公留意千萬幸甚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

軾

當今天下勲德俱高為 主上所倚信望實兼隆為士民所責望受恩三世宜與社稷同憂皆無如明公者合雖在外事有關於安危而非職之所憂者猶當盡力爭之而况其事關本職而憂及生民者乎竊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猶未也則願効其愚頃者三司使章駸一建言乞權河北京東鹽朝廷遣使按視召周革入覲已有成議矣駸之言曰河北與陝西皆為邊防而河北獨不權鹽此 祖宗一時之誤恩也軾以為陝西之鹽與京東河北不同解池廣袤不過數十里既不可始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籠取青鹽至 目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猶法存而實不行城門之外 公食青鹽今東北

循海皆鹽也其欲籠而取之正與淮南兩浙無異軾在餘杭時見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而莫能止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為輩特不為他盜故上下逼知而不以聞耳東北之人悍於淮浙遠甚平居推剽之姦常甲於它路一旦權鹽則其禍未易以一二數也由此觀之 祖宗以來獨不權河北鹽者正事之適宜耳何名為誤哉且權鹽雖有故事然要以為非王政也陝西淮浙既未能罷又欲使京東河北隨之此猶患風痺人曰吾左臂既折矣右臂何為獨完則以酒色伐之可乎今議者曰吾之法與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於私販而竈戶所以不為私賣者以官之買價賤而賣價貴耳今吾賤買而貴賣借如每斤官以三錢得之則以四錢出之鹽商私

買於龜戶利其賤耳賤不能減三錢龜戶均為得三錢也  
寧以予官乎將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  
此無異於兒童之見東海皆鹽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  
捨而不煎煎而不賣者也而迫歲官錢常若窘迫遇其  
急時百用橫生以有限之錢買無窮之鹽龜戶有朝夕  
薪米之憂而官錢在暮月之後則其利必歸於私販無  
疑也食之於鹽非若飢之於五穀也五穀之乏至於節  
口并日而况鹽乎故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  
儒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日食無鹽  
者今將權之東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鹹也而望課  
之不虧踈矣且准浙官鹽本輕而利重雖有積滯官未  
病也今以三錢為本一錢為利自祿吏購貨依築教硬  
之外矣獲無幾矣一有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

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况民財兩失者乎且禍莫大於  
作始作備之漸至於用人今兩路未有鹽禁也故變之  
難遣使會議經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眾議  
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猶持又如此以明作始之難也今  
既已權之矣則他日國用不足添價貴賣有司以為熟  
事行半紙文書而決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獨明  
公不能也今之執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則兩路之禍  
自今日始夫東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無鹽而議者  
輕欲奪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歟或  
者以為朝廷既有成議矣雖爭之必不從竊以為不然  
乃者手實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際孰論其不可以告  
今太原韓公公時在政府稟之行也而手實卒罷民賴  
以少安凡今執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

已其他猶可以庶幾萬一或若又以爲明公將老矣若猶有所爭則其請老也難此又軾之所不識也使明公之言幸而聽屈已少留以全兩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聽是議不中意其於退也尤易矣願少留意軾一郡守也猶以爲職之所當憂而冒聞於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瀆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黃州上文略公書

蘇軾

承以无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勝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帥來轉六所賜書教一通行草闌然使破甑弊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爲已見絕於聖賢不得

復爲君子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終莫能決輒後疆頽忍恥飾鄙陋之詞道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臣守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亦如耶至天子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洒然知其下肖之能也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於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衙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取取而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車定重復尋理十二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且得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

意欲爲數本留人間念茲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若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一林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使受文多未有力裝駕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閑暇一爲讀之就使無足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軾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恍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借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黃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無所歸必老於此拜見無期臨紙於邑惟冀以時爲自

重

與章子厚書

蘇

軾

春初得書尋適中裁謝不審等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發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茲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向九郎者謀欲劫利國監又有關溫秦平者皆猾賊往來沂密間欲使人揖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桂棻雖小人而篤於兄弟欲爲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制門戶垢汙苟有成績當爲奏乞放免其弟棻願盡力因出帖付与不逾月軾移湖州棻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棻必有以自効今已去奈何軾語棻但盡力不可以自軾去而廢也苟有所

獲當遠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奉乞如前約也是  
歲七月二十七日蔡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  
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裝申告捕妖賊事  
如禁言不繆軾方欲具始末奏陳蔡所以盡力者為其  
弟也乞勸會其弟岳所犯是與李逢往還本不與其謀  
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  
不果發今者蔡又遣人至黃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  
訊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因錄其告捕始末相  
示原蔡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為其弟以曩言見望  
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也雖復念愚夫小子以一言感  
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為  
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絕人者  
也徐沂間人勢勇如龍岳類甚眾若不收拾驅使令捕

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獎使皆散歸捕告之利懲創  
為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今蔡必在京師參班公可自  
以意召問其始末特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  
牙校鎮鄉之類付京東監司驅使葺捕其才用當復過  
於蔡也此事至微末公執政大日豈復治此但蔡於軾  
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  
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  
不能自巳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  
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  
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治器械所產而兵衛微寡  
不幸有猾賊千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棄而走耳散其  
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  
令三十六治每戶點集治夫數十人持切槍刃每月兩

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而已此也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桂棊車輒復及之秋冷伏與為因自重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來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茲秋暑起居佳勝錄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與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

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接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為世用理勢固然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劾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傳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言輕未嘗獨薦人也爵祿廼人主所專宰相猶不致必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益非古也殆似立明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如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

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玉求人如不及豈有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及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重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轍

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子且曰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外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

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

所不讀然昔古人

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亦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焉秦漢之故都皆已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東周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稟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忘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

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  
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  
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  
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八

宋文鑑卷第一百十九  
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上邵不疑書

與趙大觀書

與呂微仲書

答橫渠張子厚書

答人示奏草書

答朱長文書

謝人求哀辭書

上林秀州書

與秦少游書

王王  
令令

張張  
載載

張張  
載載

程程  
顯顯

程程  
顯顯

林林  
希希

陳陳  
師師

陳陳  
師師

陳陳  
師師



上曾樞密書

代韓愈答柳宗元示浩初序書

陳

師道

王

令

相別闊久時得南方人道譽盛德甚相為慰快又聞得子厚文皆雄辯彊據源淵衍長世之名文者多矣未見加子厚右者也其間亦大有務辯而理屈趨文而背實者然古之立言者未必皆不然亦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之一端也愈皆置之近有傳送浩初序者讀而駭之下知真子厚作否也雖然子厚素有之宜真子厚作然反覆讀之益駭而疑恐他人作然也不然子厚何見禍太甚邪來序稱浮屠誠不可斥者往往佳與易論語合其性情輒然不與孔子異道雖聖人復生不得而斥也子厚亦不思哉夫易自乾坤以及未濟皆人道之始終賢聖

君子之出處事業至於次第不配類莫不倫理故孔子原聖人作卦之因是也其中則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其下則曰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而皆不若浮屠圖棄絕君臣拂滅父子斷除夫婦之說論語二十篇大率不過弟子問仁問政問忠之類爾于鬼神與死之類則皆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又非若浮屠氏夸誕牽合於以塗瞽天下而云也不識子厚謂與易論語合者何哉借如其中萬一偶竊吾聖人之言則君子者遂不思其患而好學邪是猶救桀跖之誅以耳聞而

目見有類夫堯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况又去夫婦父子而無萬一於周公之美者且子厚謂愈所好者迹也而不知其石中有玉不知子厚之學果中與迹異邪夫然子厚心仁義而手拔劍以逐父兄謂其為迹則亦可邪子厚亦愈愈斥浮圖以夷反為之說曰將反盜跖惡來而賤季札由余也嗚呼子厚又不思哉昔者孔子作春秋諸侯用夷禮者則夷之若杞侯稱子是也若愈不得斥浮圖以夷則孔子不得斥杞子以迹而不思其中也聖如孔子者其取舍猶不兒子厚之過邪又不知子厚謂季札由余者皆若浮圖之拂君臣父子邪不然則不也愈嘗探佛之說以擬議前世盛德者而皆無一得也若堯舜孔子者皆佛之甚有罪者也以智者觀之不知堯舜孔子果當

然邪佛實也自孔子死千數百歲獨孟子卓然獨立今讀其書則教人興利驅除龍蛇殺牛牲犬豕以養老祭祀爾其大不與佛合者則若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以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以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以是言之是孟子又異佛之而得罪也甚矣且不知子厚之讀堯舜孔孟之書也將讀而盡信之邪抑徒取其一二而棄其十百也不然則孔佛不相為容亦已較然何獨子厚能容之也愈嘗觀士之不蹈道者一失於君則轉而之山林羣麋鹿終死而不悔乃至有負石而自沉者以君子觀之是皆薄於中而急於外者矣惜乎何至是哉今子厚雖不幸擯棄於朝乃以不自能寬存以至於陷夷狄而不悔也

薄於中而急於外。在盛德者雖不當。然智者觀之。下  
得無過也。以求其不愛官。不能爭樂山水。而嗜安閑者。  
則浩初之心。尚可安於麋鹿也。必溺於虛高之言。而遺  
於人倫之大端。其比於負石而沉河者。孰得哉。愈嘗笑  
今人之謂有智者。為毀釋氏。釋氏非毀之也。譬之器然。  
舊嘗完而暴鑠之。謂為毀也。可矣。其從來不為器者。是  
自然爾。豈人毀之邪。此皆不知道者之言也。自釋氏之  
說入中國。流千數百年。其徒樹其說。而技業者衆矣。烏  
知其有不取此以假彼者邪。况又玩其說者。常名儒也。  
孟子謂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豈無盡意邪。正謂是也。  
使佛之禍福。可求其言可信。其教等於堯舜孔子。而或  
上之則君子者。先衆民而與。且行之矣。伐彼善而固為  
我。異愈肯自為之邪。雖然。子厚猶謂愈為之也。子曰道

不遠人為釋氏者。竟不遠人。耶。謂為聖人。不得片者。界  
信然哉。石中之五信何如也。

上部不疑書

王令

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窮商之珠。極西之玉。山海之犀。  
象。蜀里之錦。楚南荆北之材。天下之殊也。然皆水斷陸  
絕。去其人。嘗千萬有餘里。然一日欲之。則無不如意。而  
至前何其甚易。如出於左右。然哉。能不愛珍幣重寶。以  
易之。則其得如取耳。故曰富貴矣。何求而不得哉。唯其  
不可得者。士也。亡則有窮。而無求不可以貨取也。賤而  
不屈。不可以勢動也。行義以達死。不可以力脅也。出處  
有富貴。假有求而欲得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則其人  
亦狂耶。世之藏珠玉。象犀而衣錦。以居荆楚之材者。多  
矣。富貴者皆是也。而索完之人。信篤之士。不幸而世不

欲之假有欲之而可從者誰也斯語不敢講於人久矣  
嘗聞閣下其所好惡為與不為殆有異於世富貴者而  
今雖不肖切有意於古之士願學之而昔者有一日之  
幸而閣下以令有妹以貧而不嫁過時將金帶而資之  
時適無可親者則止矣世之人靡靡方以竊祿從事而  
閣下乃獨恤人之孤世之方思得其所無而閣下乃散  
其所資以某之甚賤才謀不足以裨左右之長譽說不  
足以取當世之重不識閣下是誠何求哉信亦與長世  
之異也故令且將終其所賜以實閣下之德焉夫高郵  
小地是以勢不能分高以借人力不能舉重以與士也  
亦明矣而一時之人勢力出閣下者猶衆然不之彼而  
之此去有餘而就不足以求之良以閣下之所好惡而  
為與不為者與世之富貴者異也異日閣下嘗有以賜

之而令辭不從今則謁之而閣下之所得士自信如此  
難有也

與趙大觀書

張載

載啓不造誨庭中逾年仰懷溫諭三反朝夕仲冬漸寒恭  
惟使職公餘暇與百順辱書惠顧欽佩加卹兼聆被旨  
邊幹行李勤止載抱愚守迷未厭山僻脩慝免過第能  
固無暇撰述空自一言幕鄙謬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豈  
然不知反約窮源男於苟作持不迨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腑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文其  
弊默養吾誠所患一日又不足而未果它為也辱問及之  
不識明賢謂之然台更賜提耳幸甚未由前拜恭惟尊  
所聞力所逮淑愛曰厚以需大者之來不勝切切

與呂微仲書

張載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徒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  
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  
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  
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而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  
天德則知聖人知聖人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  
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  
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  
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  
英才間氣生則弱且自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  
言遂真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  
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  
其弊自古淫說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  
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正立其間與之較是  
非計得失來往間見發狂言當為  
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 更其開諭傾俟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程顥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此物此賢者慮之熟  
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取之其說於左者所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  
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  
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志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  
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一擴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  
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  
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  
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  
應迹物作用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  
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  
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  
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登  
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  
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  
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百為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  
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  
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怒之  
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嘗近之矣道近求遠  
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荅人示奏草書

程頤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  
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遠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  
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  
民為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  
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  
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

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立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  
世苟私利於目前以之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  
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  
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  
惟公裁之

荅朱長文書

程頤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  
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荅之辭  
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  
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  
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未宜  
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  
此疑未得為至當之也也願於朋友問答六問不切者未

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  
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辭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  
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  
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  
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  
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  
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裨也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  
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  
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  
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教所見也可考而知  
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  
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  
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  
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  
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  
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  
子所謂知言是也察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偏於道而較古人之是  
非猶不持權衡而較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  
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憑書存不  
後釋故言無次序或如誦珍字辭過煩矣理或未安  
却請示下足以八面話

謝人求哀辭書

希白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且曰孔子猶曰吾  
惡夫涕之無從而不脫驂而弔亦苟也亦於某氏之葬  
為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為之辭甘其將何情以稱  
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為者何足以辱命

上林秀州書

陳

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于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  
贊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相  
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  
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  
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則詞不  
持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  
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



儻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盟婚主於迎賓主於贊故曰贊以効其情誠發于心而論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蓋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于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云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

効不敢以為能也謹優待命惟願下賜之

與秦少游書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辱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符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面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其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公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上公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而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一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為問事急與外以謂無益而不為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為舉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與則非師道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戌之卒過期不還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又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既勤之心而前有死傷之憂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亦危乎然莫敢違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攖獸窮則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潰直人有違順直之在勝之所出何難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故與師徒恩歸而潰而逆擊之則曲直有在

不為用也於是之時在廷之人肯為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若其未可計此師道常所私憂竊歎者也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丘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十萬萬人今軍衛多西成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之平寧六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師道不更遠引羊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恩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王倫張海瘼恩王冲皆盜賊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貴亂於時師道在秦中間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支

唐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謹  
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乎世  
伏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師道聞之景德咸平之間  
契丹歲入寇游騎至山東齊有外鎮日莫塵起人避走  
南山夜渴乏既旦視溪谷有水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  
上衆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衆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  
而下徧給坐者旦曰飢則奈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願  
者數千人斬木為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戶日以酉  
豕犒從者夜則警柝旦暮餉山中三日而復家不失一  
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乎雖然軍潰盜起一  
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  
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所取為亂則無所不為如水之  
防如薪之束如獸之奔儼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

可續覆不可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師道之所深憂  
者也談者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師  
道又謂其不然也成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  
增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突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僅  
自守故善戰而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其常所  
慮者其大舉爾然方地數千里外假隣阻非可一日具  
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帥者明其耳目而  
預為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  
後無餽運往事不過數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  
內而清其野內聚則寇不敢深外青則深而不害使進  
不得戰則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疆數大入纒破  
塞門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  
之戰勝而卒且若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中國

之盈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築不已則兵不能盡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虜則漢取陰山匈奴近而慟哭開西域發其事之故謂斷其右臂師道居東莫如今之可否但聞諸路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若師費財殺人盈野何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官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恐亦未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師出邊關之宥州在橫山之上南拒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至突功廣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

夏如內郡他才可種喬豆且多積沙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繞一收爾謂州州惟柴胡謂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其不宜五種也使人一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徒民則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言易而即艱何益且關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今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最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為英雄之資且復生一元昊也故師道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以臨制部族壓服茲蒙使不得終奈何欲為之資乎

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其雄直時而起一切意如  
師道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  
患蓋釋楚以爲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  
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怯弱獨表亦晉數與虜角猶可  
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兕父子而平蠻西南事老皆  
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成之  
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詞天下稱誦自有傳焉而獨此無  
聞豈未可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甚且安李兩公皆有意  
於此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  
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也其可不知乎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山河之險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  
之學識則區區之愚不待言也予伏惟屬意焉

